

傳播、評論與教研

# 外國文學和比較文學研究 觀察報告

●吳潛誠

## 就以一九九六作橫切面

文學研究是持續性的活動，嚴謹的或所謂學院派的文學研究尤其明顯需要經年累月的功夫，持續不斷地進行。撇開養成訓練的準備階段不談，一項研究從構思、擬定計劃、申請獎助、搜集資料、閱讀研判、撰寫論文、修改定稿到發表問世，豈必能在一年之內完成？所以，本文儘管以一九九六年作橫切面來考察，但並不擬把觀看的目標及意涵嚴格局限在這個年度裏頭。

策劃單位把外國文學和比較文學擺在同一個範疇，大概基於兩種考量：其一，學門性質相似；其二，實際上，在台灣從事外國文學和比較文學研究的人並巧有相當程度的重疊：國內學者原本對本國語言的文學有相當認識，在探究外國文學時，無可避免地多少會從比較的眼光出發，或者藉西方的觀點來詮釋、重估本國文學。過去一、二十年，修習比較文學高等學位的人大多數出身外國語文（尤其是英文）系所；這些人學成歸國後，教學和研究工作也大多以外國文學為主要對象。最近幾年來，專攻外國文學的人才逐漸嶄露頭角，比較文學的研究風尚似乎稍為冷落下來，以比較文學為名舉辦的研討會和研究所課呈，雖然秉持跨越國家文學界線的胸襟

和眼光，但已經不流行拿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國族文學來對照參詳。

## 一枝獨秀的英語文學以及新趨勢

過去半個世紀，由於客觀因素的影響，英美文學在整個台灣外國文學研究當中，可以說是獨佔鰲頭，從業人員最多（國內大學冠上外文或西洋語文名稱的系所，事實上都以教習英美語文為主，其他語文則屬第二外語或點綴性質）；整體水準也最像樣。在研究的質與量上居於第二輪地位的要推日本、法國、德國、西班牙文學，就投注的人力和關注而論明顯不足。世界文學輿圖上的其他大國，諸如俄國和斯拉夫語系的其他文學和拉丁美洲文學的研究，則屬鳳毛麟角。至於非洲、印度半島、中南半島、北歐、中東、韓國等等文學，則乏人問津，幾乎一片空白。

在一九九六年，我們發現英文文學界有以下幾個值得注意的現象：

- 一、新興英文文學的研究逐漸竄起
- 二、後殖民文學和論述方興未艾
- 三、華裔美國文學的探討獨樹一幟
- 四、女性主義和婦女文學繼續發飆

國內的英語文學研究一向以英美兩國的作品為主（而且總是偏重近代、現代乃至當代的文學），這原本也是全球英語世界的現象：獨尊英國和美國文學

為經典，貶抑其他「邊緣」地區的文學。自從後殖民論述抬頭以後，原先的大英國協成員不再以英國文學馬首是瞻，轉而肯定／提倡以殊具地域特色的英語——小寫可作複數的英語 *englishes*——寫作的文學。

### 新英文文學蔚成氣候

在全球性的後殖民論述的衝激下，本地的英語學者也逐漸把眼光從英國和美國移轉到其他以英語寫作的文學，包括非洲、澳大利亞、加拿大、加勒比海國家、印度、馬來西亞、馬爾它、紐西蘭、巴基斯坦、新加坡、南太平洋島國家、斯里蘭卡等所謂新（興）英語文學，以及較早脫離英國殖民統治的愛爾蘭的文學。

獲得國科會補助的一九九七年度（即一九九六年初提出，當年八月至翌年七月執行）的一項整合型研究計劃，總題就叫做「新英文文學：跨越疆界」，由周英雄教授聯合數所大學教授主持，研究計劃原擬在一九九六年交由《中外文學》刊登，後來因故拖延下來，在一九九七年三月以「新興英文文學」專輯發表，論文探究的作家國別和旨趣，從以下各論文題目大略可以窺見一斑，一般讀者未必熟悉的作者和書名僅以按語作說明：

陳長房，〈考掘地理、性別與文類的交集：論南非與西印度羣島的後殖民文學〉

馮品佳，〈密雪·克莉芙的成長二重奏：《響螺》與《天堂無路可通》的認同政治〉（按：密雪·克莉芙係加勒比海牙買加裔女作家）

劉紀雯，〈分裂與整合：華裔加拿大作品中的家庭隱私與族裔認同〉

李有成，〈論道地：《郊野佛陀》中的文化政治〉（按：《郊野佛陀》為英國南亞裔作家Hanif Kureishi小說）

蔣淑貞，〈都會文化VS.本土認同：新加坡英文文學之定位〉

隨後，《中外文學》又在四月號的「新興英文文學續篇」刊登周英雄的〈搖擺與否定：葉慈的文化民族主義初探〉，周教授於一九九六年五月在中研院歐美研究所舉辦的「第一屆英國文學研討會」上也曾發表：〈愛爾蘭民族主義兩種版本：葉慈與喬依斯〉。「新興英文文學」研究計劃中還有廖炳惠探討南非作家的論文：〈官檢下的反諷倫理與政治：柯特吉在布雷滕巴哈與葛帝瑪之間的抉擇〉（刊於《中外文學》一九九六年八月號）、邱漢平從〈歷史小說的角度探討巴基斯坦裔英語作家盧西迪《午夜兒女》〉。以上這些論文大多用後殖民批評理論，有的還兼採女性

義批評，總是環繞著主體性、身分認同、文化差異、飄泊離散（diaspora）語言混用（creolization）與挪用（appropriation）、雜混（hybridity）、性別和階級定位等議題。

除了上述整合型的研究之外，自然也有個別學者在進行零星的非英美的英文文學研究，例如劉雪珍的「現代女性『成長』的省思：艾特渥小說中後現代的風貌」討論的是當代加拿大女作家 Margaret Atwood，張瓊惠甚至嘗試去探究「澳洲原住民女作家作品中的神話與歷史」（一九九七年度國科會計劃）。國內英語文學研究的版圖顯然已經跨越出英國和美國兩個國家。《中外文學》在九六年便積極籌劃「當代澳大利亞文學中的多元文化主義」專輯和「加拿大文學」專輯，前者還獲得澳洲文化藝術委員會的獎助，兩個專輯都即將出版，新英文文學的引介和評論可望蔚成氣候。

### 愛爾蘭文學脫穎而出

文學閱讀和研究的風尚或趨勢毋寧是逐漸形成，而不是突然發生的。早在一九九五年三月，《中外文學》便推出「現代愛爾蘭文學」專輯，編輯報告特別揭示：「愛爾蘭文學有其獨特的主題和風格，不可與英國文學混為一談」，

並呼籲讀者把「閱讀和研究的焦點擴充到英美文學以外的其他英語文學」。該專輯除了翻譯道格拉斯·海德（Douglas Hyde）的〈愛爾蘭抵制英國化之必要〉（沈富源譯）和葉慈詩十二首（楊牧譯），還刊登香港中文大學 Andrew Parkin 的〈葉慈戲劇：在亞洲演出的展望〉（黃晶晶譯）、林玉珍的〈《芬尼根守靈／醒轉》與愛爾蘭歷史的再創〉，和曾麗玲探討貝克特五〇年代戲劇風格的論文。《中外文學》緊接著在四月號推出「現代愛爾蘭文學續篇」，刊登當代愛爾蘭重要批評家薛摩思·狄恩（Seamus Deane）的〈喬埃思與民族主義〉（盧莉如譯）和 Andrew Parkin 的〈葉慈劇中的女人〉（呂健忠譯）。專輯撰稿者當中的林玉珍教授專研喬伊斯，曾翻譯《喬伊斯傳》，該年度的國科會研究計劃為「喬伊斯小說」；曾麗玲教授專攻貝克特兼治喬伊斯，也常有研究成果發表。

整個一九九六年，台灣的文學刊物和報紙副刊上，陸續可見楊牧翻譯的葉慈詩作發表，譯筆準確，語法結構殊具詩人獨創的風格，韻味十足，這些譯作共計七十六首，在一九九七年二月結集出版，書名叫做《葉慈詩選》（台北：洪範），無疑是繼《尤力西斯》中譯本在台發行後，愛爾蘭文學譯介的一樁重

要大事。

### 後殖民文學和論述方興未艾

支撐或推動新英文文學的理論依據——後殖民批評在一九九六年仍然是最常見的強勢批評策略，證據隨處可見。最顯著的例證之一是中研院歐美所在五月間所召開的「第一屆英國文學研討會：帝國主義與文學生產」，研討會發表論文六篇，除了前述的周英雄討論葉慈與喬依斯的論文，其餘五篇分別討論「康拉德的想像視域」，「後殖民批評透視下的十九世紀英國小說」、〈帝國與文化〉、〈《魯濱遜漂流記》中的殖民意識〉等等。同年五月召開的「第二十一屆全國比較文學會議」，標示「文學、認同、主體性」作主題，發表論文十四篇（刊登於《中外文學》九、十、十一月），後殖民文學論述和後殖民文學的討論佔去相當篇幅，年輕學者楊麗中〈晚近帝國與異域想像：康拉德的「東方」小說〉和傅雋的〈跨越疆界的後殖民認同：從《大海螺》到《自由事業》〉堪稱代表（傅雋題目中的《大海螺》即馮品佳所譯的《響螺》（Abe-ang），這小說和《自由事業》都是米雪·克里夫（Michelle Cliff）的作品）。資深教授林耀福也回應潮流，作〈後殖民迷情：惠特曼與美國國族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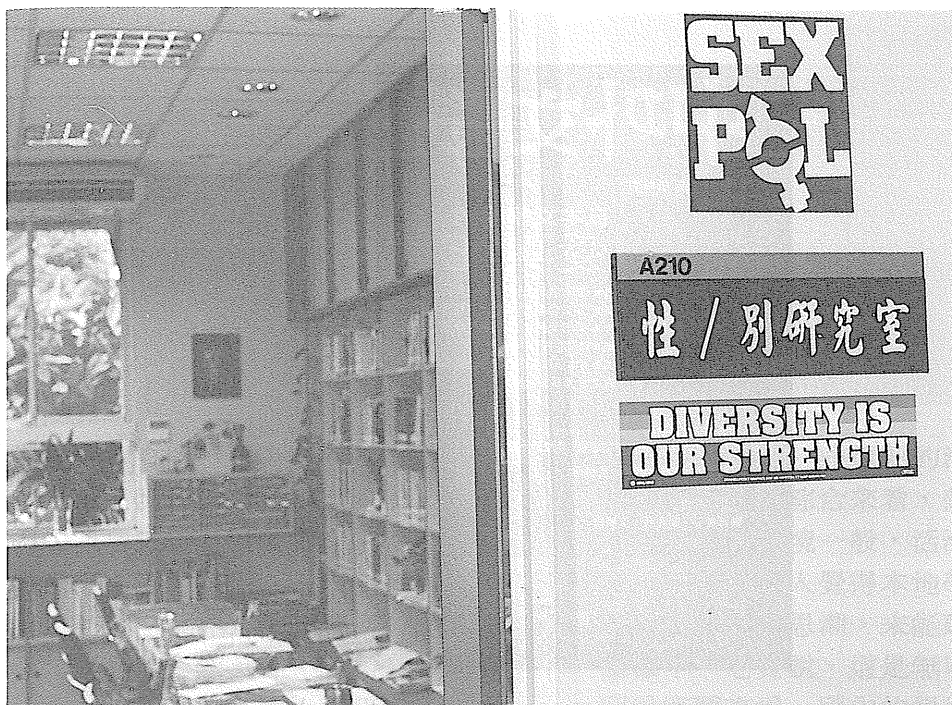
同〉一文，發表於八月號《中外文學》。

識者皆知，《中外文學》是國內引介西方文學理論的重鎮（所以本文援引自該月刊的資料較多），不提一九九五年的兩個後殖民專輯，九六年五月號附輯「後殖民理論與批評」，刊登了兩位大家的論述，一為法農的〈論國家民族文化〉，一為Jenny Sharpe的〈殖民暴力與對抗叛亂之策略〉；此外，值得一提的還有張小虹的〈奧秘之穴：《印度之旅中的種族、性慾與強暴論述》〉（十一月號）、林明澤的〈走出暴風雨：後殖民情境中「卡力班」認同的困境〉（十二月號）。

後殖民文學和論述的研究在台灣蔚成風尚，成績相當可觀，這是因為受到西方批評理論方面的顯學所波及，跟台灣本身的第三世界屬性和歷史情境似乎也有相當密切的關連，所以喜歡探討邊緣性（marginality）、混雜（hybridity）、文化多元價值（cultural polyvalency）、主體再現的曖昧等等議題。

### 華裔美國文學登陸台灣

國人研究外國文學——特別是搞比較文學，向來偏好在外文作品中搜尋中國思想和文學的影響以及華人意象。吳



由春蕙教授主持的性／別研究室。  
（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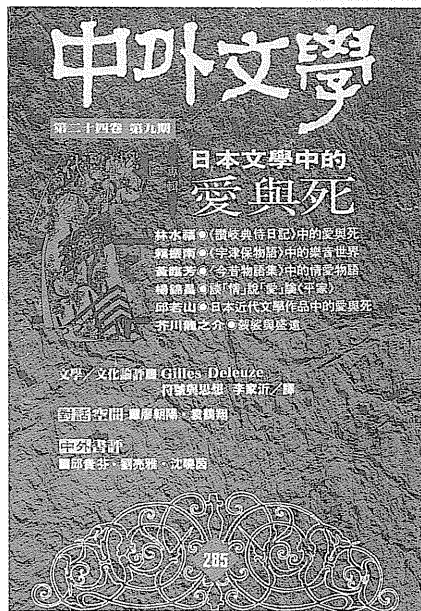
粵洲的「美國小說中的華人」、鮑曉鷗（José Eugenio Borao）的「十七世紀西班牙文台灣文獻」、何金蘭的「中國文化對越南通俗文學喃傳之影響研究」是典型的例子；鍾玲的批評著作《美國詩與中國夢——美國現代詩裏的中國文化模式》（台北：麥田），詳實剖析中國文化思想和藝術觀念對於美國現代詩學的啟發和影響；此外，輔仁大學教授主導的國科會整合型計劃「聚焦與失焦：文學與藝術中『中國』符號的延變」，共含八個子計劃，範疇包括當代文學與劇場（劉紀蕙）、日本（林水福）、德語文學（王美玲）、華裔美籍女性文學（簡瑛瑛）、十七、八世紀英國文學（康士林）等，企圖宏大。

上述的研究注意力，在少數族裔文學得勢以後，有一部分轉移到華裔美國作家身上。國內原本有些人在留美攻讀高等學位時，選擇華裔作品寫論文，學成返國後，自然繼續鑽研。自一九九三年起，中研院歐美研究所每兩年舉辦一

次華裔美國文學研討會，並印行會議論文，分贈學者和學術機構，儼然形成一個研究核心，主要成員包括該所的單德興、何文敬、李有成，共襄盛舉的學者有林茂竹、張瓊惠、馮品佳等人，第二屆會議論文經過重審修訂，取名《再現政治與華裔美國文學》，在九六年出版；在該會議的推波助瀾下，不僅湯婷婷、譚恩美是熱門作者，趙建秀、雷祖威、任璧蓮、徐忠雄也頗獲青睞。

### 女性主義發飆

本文以上所列舉的許多篇論文或研究計劃（例如張小虹、簡瑛瑛、鍾玲等人的論述），其實也應該列入女性主義文學研究的範圍。稍為留意的人應當會發現，女性主義以及在九〇年代衍生出來的女同性戀主義和「酷兒理論」（queer theory），業已成為外文學界的顯學，趨之者衆。目前國內年輕一代的女性學者中，幾乎找不到幾個人不以女性主義者自居。若說得誇張一點，為



《中外文學》是國內  
引介西方文學理論的  
重鎮。

圖方便省事，與其去列舉有多少人在作女性主義文學研究，倒不如調查一下有幾位婦女不談性別、父權、陰性書寫、陽具中心主義（phallo-centrism）之類的議題；甚至有些男性也偶爾客串或加入行列（有興趣的讀者可參詳張小虹《慾望新地圖》〔台北：聯合文學，一九九六〕中〈當代台灣女性主義文學研究〉一章。）至於學術研討會，一年之內，便有「慾望新地圖：文學、文化與性欲取向研討會」（台大外文系主辦），和「性教育、性學、性別暨同性戀研討會」（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主辦）。國內對女性主義文學的研究興趣高漲，可以預見，必將繼續發飆到下一個世紀。

《中外文學》幾度逐年推出女性主義專號以後，本年四月又製作「法國女性主義專輯Ⅱ」，深入探討三位當代理論大家：克瑞絲緹娃（Julia Kristeva）、西蘇（Hélène Cixous）、依蕊格萊（Luce Irigaray，另譯伊希迦

黑）。無獨有偶，兩本介紹理論的專著也在同一年出版，一本是羅思瑪莉·佟恩（Rosemarie Tong）著《女性主義思潮》中譯本（刁筱華譯，時報文化），另一本是顧燕翎主編《女性主義理論與流派》（女書店），後者號稱是「本土撰寫（的）最完整女性主義入門讀本」，執筆人大多是該領域的一時之選，並獲得一九九六年「聯合報讀書人」最佳書獎。對照起來，兩本書的章節題目頗多雷同，唯後者另闢〈女同志理論〉（張小虹撰）和〈生態女性主義〉（顧燕翎撰）兩章，並把前者的〈後現代女性主義〉改成〈後殖民女性主義〉（邱貴芬撰），然而，整本書的理論闡述大部分還是舶來品。

### 對經典的堅持

除了上述幾項比較流行的研究趨勢之外，另有一些學者在默默地研究經典性而比較「冷門」的作品，諸如蘇其康研究「史賓賽對傳說君主的論述」、廖

朝陽詮釋「《仙后》第三、四卷的女性觀者」，王明月追索「中世紀英國編年史中的亞瑟王」、張漢良鑽研「符號學與中世紀小學的關係」、周樹華嘗試描繪「伊莉莎白女王一世的詩肖像」、宋美璿、馮品佳、陳英輝、陳同榮一起分頭進行「十九世紀英國小說研究」。大抵而言，此間的外籍教授挑選研究題目，較不受時尚風潮所左右，就跟他們祖國的學者一樣，比較堅持自己的專攻領域。

本文一開始便提到：國內從事英語以外的其他外語文學的研究人數不多，僅見個別學者的表現，同行之間的切磋、觀察、競爭、刺激的機遇較少，不容易鼓盪風潮；等學有專精的人才逐漸增多以後，情況自然可望改善。例如，繼比較文學會和英美文學會之後，日文學界已經成立全國性的日語教育會學；《中外文學》二月號委請林水福教授主編的專輯「日本文學中的愛與死」，即是一個集合性的展現。此外，其他外文學界的活動和成績，筆者所知有限，不如留白。

### 認清研究外國文學的目的

一九九六年台灣的外國文學和比較文學研究概況大約如上所述，由於筆者個人的無知和不見，這份粗略的觀察報

告難免遺漏了一些重要的活動和有價值的研究成果。綜合來看，外文學界就和整個台灣大環境一般，活潑有勁，熱鬧滾滾。也許有人覺得本地學者過分熱衷於追隨外國新思潮，未能建立自己的價值標竿。老實說，這是無可奈何的事，因為客觀來看，國內的學術水平仍有待提昇，仍有賴從外國吸取養分。換言之，如果自己的貨色還比不上人家，何妨從國外輸入一些有用的東西？重要的是：在輸入舶來文化成品時，必須考量外國文化的發展脈絡以及對本土社會的適切性（例如，探討西方的後現代主義至少必須追溯到現代主義、浪漫主義和啓蒙運動。）探究本國以及與本國有關的學問，例如檢索外國文學中的華人形象或鑽研英美文學，也許比較可能提出深切的見解，建立學術地位；但這是不是認識外國主流文化的最有效途徑，則有待權衡商榷——試想想，訪問美國紐約應該去參觀大都會藝術館、帝國大廈還是去看唐人街？

也許是學術氛圍和受到國科會獎助辦法的影響，大部分學者傾向於作單篇論文的研究計劃，殊少長期投入專書的經營和撰述，這一點在國科會開放長達五年的研究計劃申請以及學術基礎逐漸增強以後，也許可以漸獲改善。